



自己的空間：我的觀影自傳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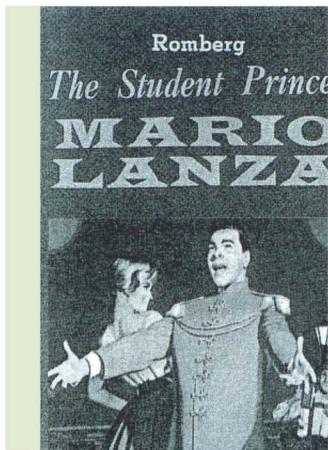
■ 文 · 李歐梵 (黃祖蔭修編提供)

有幾年我幾乎每天都看電影，有時甚至一天看兩場，那時候電影就是我的世界，一個與我的四周生活完全不同的世界，我覺得在銀幕上看到的世界更有分量、更充實、更必須、更完美，而銀幕以外的世界卻只是零散的東西隨便混一起——我的生活的材料，毫無形式可言。

這段話是義大利名作家卡爾維諾 (Italo Calvino) 寫的，引自描述他幼年看電影經驗的一篇文章〈一個電影觀眾的自傳〉。文章中所說的那個時候——一九三六年至一九三九年歐戰爆發前——他也不過是一個十三四歲的初中學生，和我在台灣新竹中學時一樣。或者應該說，當我開始看電影的時候——時當五〇年代初期——我的感受也和他完全一樣。我雖不是每天都看電影，但每逢週末——禮拜六到禮拜天——我必會消磨在電影院裡，一天連看兩三場更是常事。



那時候台灣新竹有四家電影院，可能比卡爾維諾幼時生活的義大利小域中的影院還多。我記得最有名，也是我最常光顧的一家叫做「國民大戲院」，如今仍然「健在」，不過，卻成了電影博物館。2005年我到新竹去旅遊，承蒙清華大學的一位教授安排，去參觀這家老影院兼博物館。下午三時許抵達門口，館長早已在等候了，我們這幾個人——我的妻子子玉還有兩三個朋友——隨著他進去，拾級而上。到了戲院的二樓，看到幾排坐椅，似曾相識，館長不慌不忙地請我坐下，我也不知不覺地坐在第二排中間。燈光熄滅了，全場——也只有我們幾個人——鴉雀無聲，銀幕上映出《學生王子》(The Student Prince) 的英文字幕，主角名字我至今還記得是 Edmund Purdon (台譯艾德蒙·普登)，Ann Blyth (台譯安·白蘭絲，港譯安·白鹿芙)，幕後主唱的當然是令我魂牽夢縈，餘音繞梁不下半個世紀的馬里奧·蘭沙 (



Mario Lanza)。

銀幕上突然傳來蘭沙的嘹亮歌聲，表情豐富，備極動人（雖然在「前台」演學生王子的是艾德蒙·普登，因為那時候蘭沙已經長得太痴肥了），一首接一首，從〈夏天在海德堡〉、〈飲酒歌〉到〈摯愛的〉和〈我隨主行〉。我邊聽、邊默默地跟著唱，心中湧出熟悉的英文歌詞，不覺眼淚也隨著湧出來了。第一次看這部影片，竟是整整五十年前的事！館長好心為我連夜把舊片的VCD翻錄成影帶，再細心選段剪接，把那幾首我心愛的歌曲和歌唱場面達成一部小電影，使我在那半個鐘頭可以舊夢重溫。回顧我的少年和青年，發現最值得回憶的就是這些「斷片」。

卡爾維諾說：他幼年看電影，有時看下午四五點鐘的那一場，進戲院時還是大白天，看完出場時已經是華燈初上的傍晚了，外面

的世界由白到黑，和銀幕上的黑白影片恰成對照。我的感受也相仿，那天下午走進國民大戲院，外面也是驕陽如炙，但銀幕上的舊片色彩有點黯淡褪色了，半個多鐘頭後走出院外，陽光依然燦爛，路上車水馬龍，行人也如織，而且個個朝氣蓬勃，人人都看來比我年輕！這個場景是真是假？我一時也糊塗了，似乎時間早已靜止，我遺活在半個世紀前做中學生的時代，和銀幕的那個學生王子相「唱」和。那半個鐘頭，對我來說，既是一刹那，又像是永恆。

這就是電影的魅力：它把時間和空間的限格都打破了，讓我分不清影片中的世界和現實的世界、當年的回憶和現今的感受。然而我記得很清楚：在那個匱乏的時代，我唯一的心靈空間——也是可以逃離現實生活的避難所——就是電影院。我甚至願意逃課去看電影（記得我在一個週一下午去看的一場電影名叫《自由萬歲》），就是因為我只有在電影院裡才能遠離家庭、學校、社會，甚至氏族、國家、政府，得以享受個人充分的自由，失落在另一個更豐富也更完美的世界中。

註：李歐梵此書乃獻給其妻子玉玉，以及同窗好友 Abbor、田雞、老潘、小蕭、鏗子、公雞、小白狗、油條、麵條……。

